



“吸血鬼”楊掌高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1064

37



D642

7

“吸血鬼”楊掌高

群文編寫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1964年•杭州

插图：孙光基
封面设计：朱子容

“吸血鬼”楊掌高

群文编写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6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耗1¹/₂₅ 印张17¹/₁₈ 字数12,000

1964年3月第一版 1966年5月第四次印刷

印数：125,001—165,000

统一书号：T3103·374 定价：(5)八分

出版說明

《社会主义教育讀物》，是配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編輯出版的。

編在这套书里的，有下面几方面的內容：家史、村史、阶级敌人罪恶史等讀物；反映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精神面貌的新人新事新风格讀物；以及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，提倡社会主义的新的风俗习惯的讀物，等等。这套讀物，是給农村知識青年、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員閱讀的，也是农村俱乐部开展宣傳教育活动的好材料。

这套讀物，是采取摆事实、讲道理，羣众自我教育的方法編写的。由于我們缺乏这方面的經驗，里面一定会存在不少缺点。希望广大讀者讀后，提出宝贵意見，以便得到不断改进和提高。

目 录

“黑心租”	5
“断命债”	11
“榨油场”	18
“吸血行”	24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我們杭州笕桥人民公社水墩大队，虽然位于“天堂”之内，但在解放以前，这“天堂”乐园，却是属于“吸血鬼”楊掌高等少数地主恶霸的；对于我們劳动人民来说，那就是一座活“地獄”；現在，虽然解放已經十多年了，但是提起楊掌高，真是“冬天喝冷水，点点在心头。”这个阶级仇，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。

地主楊掌高，是水墩村一带远近聞名的“吸血鬼”。这个“吸血鬼”从小就长得一副猴相，下巴又瘦又尖，加上一对賊眼烏珠，一眨一眨的，显得特別阴险、刁猾。真是賊眼一眨，詭計多端，良心墨黑，吸血无厌。

楊掌高的父亲屈賢卿，本来是弄口街上的一个大恶棍，他明的是摆咸鱼摊，暗地里是什么坏事都做。楊掌高（从娘姓，不姓屈）从小跟他父亲做坏

事，学得了一套欺压农民，霸人财产，吸人血汗的本領。

在七八十年前，我們水墩村，还是一片四面环水，荒无人烟的土墩。后来，温州、萧山、绍兴等地連年鬧災荒，每年都有一批批的农民拖儿帶女，逃荒来到这里。为了活命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餓着肚子烧茅草，割刺蓬，搬石头，掏树根，辛勤地开垦着一寸寸的荒土。

一年、二年，三年、五年，時間十多年过去了。正当我們把这里的荒地成片成片开出来，指望能够从这块浸透我們血汗的土地上，得到一年比一年好的收成的时候，賊眼心凶的楊掌高，就眼紅口水流了。他昧着良心，以“偷天換日”的手法，勾通官府，以祖业为名，化了每亩二百四十个銅錢的錢粮稅，領得了坍塌头等地方的一大片土地“图照”，霸占了农民黃春发、楊連卿、楊生佩等用血汗开出来的大片土地。当时，我們真想和他斗一斗，到衙門告他一状。但回头想想，“錢能通神”，



楊掌高勾通官府，霸占了農民用血汗開出來的大片土地。

楊掌高有官府撐腰，穷人上衙門告狀，還不是金鑾殿上告王子——自討苦吃！大家只好把滿腔的憤怒悶在心里。

賊眼心凶的楊掌高，從我們農民身上霸占去大量土地后，就通過收重租、放高利、雇長工、搞商業投機等手段，來進一步吸取我們的血汗。這樣，他的家業就象滾雪球一樣，越滾越大，越來越富。經過二十多年的盤剝，他就從一個咸魚攤販，變成了一個占有三百多亩土地，三十多間房屋，寬橋一帶人人痛恨的大地主——“吸血鬼”了。下面，我們就說說這個“吸血鬼”，到底是用哪些手段來吸取我們農民血汗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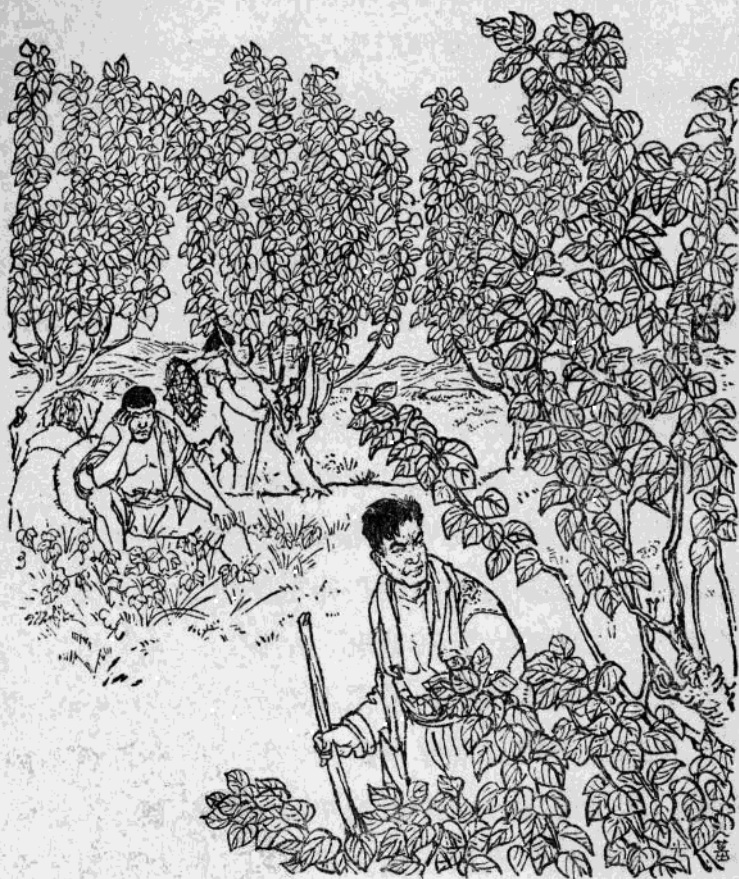
“黑 心 租”

楊掌高的地租剝削，不但租息重，而且花樣多：有“定租”、“分租”、“押租”、“預租”、“小租”、“空頭租”、“抽地另租”和“租地留桑”等等，真是說也說不完。我們農民都稱它為“黑心租”。“吸血鬼”這一套各種各樣的地租，就好像是插在我們農民身上的一根根的吸血管，不停地吸取我們農民的血汗。我們村里的黃春發，在1924年，好不容易向楊掌高租了四畝半地，再除掉楊家一畝多租地留桑的地，實際只有三畝另點，“吸血鬼”却硬要黃春發按五畝交租，每年每畝租米四斗，不論年成好壞，有收無收，一顆也不能少。不租吧！又無別的出路，春發只得硬著頭皮頂下來。為了自己能多吃幾顆糧，春發真是日日夜夜拼命地

做，第二年，眼看地里庄稼长得不错，心里愁闷也解了一半。哪知老鼠跳在磬糠里——空欢喜，“吸血鬼”看到年成好，贼眼乌珠一转，又来了个“加小租”的鬼花样，到期定要春发每亩加两斗米小租；不交，就要抽地另租。你看，我们农民一年种两季蔬菜（夏货是冬瓜、南瓜或茄子，冬季是萝卜），平常年景，一亩地收入，折米也只十一、二斗。这点收成，经过他这样一层层的地租剥削，再除掉抛本落籽化的钱，剩下来的连“吊命”也不够啊！黄春发这一年辛苦，还是落得个借债过年。从萧山逃荒来的农民徐荣春，向杨掌高租了四亩多点地，却要照六亩地交租，杨掌高还要他先付每亩四斗米的预租，共两石四斗。徐荣春一家八口，四个劳力，日做夜做，这年总算得了个较好的收成，每亩收入折米约有两石，四亩多地，共有八石米左右的收入。杨掌高一见哪肯放松，硬要他每亩再加两斗米“小租”，再交一石两斗。如果不交，就要抽地。这样，徐荣春连先交的两石四斗米预租，共交

了三石六斗，除去种子、肥料成本两石四斗，全家一年流血流汗，只得两石米。这叫荣春一家八口怎么活啊！“分租”，也是楊掌高常用的一种租，他的“分租”，低的是四六分（地主四农民六）、对半分，高的是倒四六分（地主六农民四），收一季就要分一季的租。加上大斗大秤收租，这样，他通过各种租，每年就要从我們农民身上榨取四万多斤租米。

楊掌高出租的土地，不但亩分不足，租金重，而且租地的四周还种上密密麻麻的桑树。这叫做“租地留桑”，是楊掌高地租剝削花样中，更厉害的一种。不但租地四周种桑树占的地，都要照数交租。而且由于桑树的根生长得很长，我們用血汗錢换来的一点肥料，浇在地里，原想使庄稼长得好一点，有个較好的收成，結果大部分被桑树吸收去了。再加上桑树长得厚厚密密，地里的作物晒不到太阳，又不通风，就好象断了奶的孩子生了疳积病，焦黄矮小，产量很低。只有楊家的“搖风”桑树得天独厚，由于水飽肥足，长得又高又大，根深



浇在地里的肥料,大部分给杨家的桑树吸收去了。

叶茂，一眼望去，楊掌高租地四周是墨綠色的一片。就这样，楊掌高一不占地，二不用肥，就可以坐等桑叶的丰收，既为家里养蚕找到了桑源，又为自己經營的“桑叶行”找到了可靠的来路，真是一举数得。蚕市季节时，桑叶价格是十块銀元三担。楊家“租地留桑”的桑树約占四十亩，每亩以收三十担桑叶計算，每年光桑叶的收入就有四千多块銀元。倒霉的当然是我們农民，仅有的一点土地，經過重重剝削和层层搜刮后，就几乎一无所有了。年年月月，朝朝夕夕，只好白白給地主当牛馬。

如果碰上災荒年，我們农民交不出租，就只好年年三十到楊家門里等着，吃楊掌高的巴掌，听他的罵声，或者眼巴巴望着土地由他“抽地另租”。那时候，每到年关，楊家大厅里总是挤滿了交不起租、还不起債的农民，“先生”长、“先生”短地叫个不停。而楊掌高，却总是“吃白食”、“混蛋”地罵个不停。有时他就站起来，把脚一蹬，桌子一拍，算盘一摔，“啪啪”打来几个巴掌。南

水墩的馮阿松，在1936年年关，因为交不出租，就被楊掌高这恶贼毒打了一頓。后来，他右手的两个手指头，也被楊掌高的弟弟屈掌文打断了。这种冤仇，怎么能忘得了啊！



农民交不出租，只好在年三十到楊家門里等着，吃楊掌高的巴掌。

“断 命 債”

我們水墩村农民有句話：“鉄算盘，的篤响，民家里算得空蕩蕩；”这就是指的楊掌高的高利剝削。

提起楊掌高的高利貸剝削，那真象旱地螞蟥一样，越叮越深，越吸越牢，不吸飽血是死也拉不掉的。他放債的利息，真是高得惊人。向他借錢，通常是“五还六”，这是按一年中四个大关——年关、清明、端午和中秋来計算的。比如說，年关借了五元錢，到第二年清明就要还六元，清明还不出，到端午就要还七元二角。这样利上滾利，推算下去，到第二年年关，就要还十元零六分八厘了，实际上比对本对利还厉害。而且他放債，还有两个苛刻条件：一、沒有土地和房屋作抵押的，不借；

二、沒有中人作保的，不借。有人說：借楊掌高的斷命債，真好比是毒蛇繞身，脫不了身。村子里真不知有多少人家，被他剝得家破人亡的。苏发根父子兩代，就是這樣被“吸血鬼”吸得傾家蕩產的。

苏发根父亲，原有二三十亩土地，三間瓦房和一間草舍，生活还过得去。有一年遭了災，地里顆粒无收，生活一时困难。明知向楊掌高借債，是口渴喝鹽鹵，但也只得用土地照作抵押，向他借了二十几元錢。哪知，不上几年，利滾利，竟滾到了三百多元，二十多亩土地就无声无息地成了楊家的财产。到了苏发根手里，只剩下一亩多点地。但是儿子也逃不出父亲的命运。1936年12月，发根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又去向楊掌高借了五斗米，結果仅仅两、三年時間，不但一亩多地被滾得精光，最后还倒欠楊家六元錢。而“吸血鬼”又硬逼他还这六元錢，苏发根无法想，只得給他做了四十多天“忙工”，才算抵清这笔債。

楊掌高放債，不但利息高，手段也很毒辣。其